

<<散文玉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散文玉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766279

10位ISBN编号：7806766278

出版时间：2004-08

出版时间：文汇出版社

作者：赵丽宏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散文玉屑>>

内容概要

20世纪的中国文学，可以说是波澜起伏多彩多姿，中华民族在这一百年中的灾难曲折，时代生活的跌宕嘈杂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，就是一个缤纷的大花园了。

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，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智慧、情感和良心的结晶，如以此论20世纪的散文是最值得向读才推荐的。

一百多年来，多少显赫一时的文字逐渐被人淡忘或者遗弃，但那些描绘了历史和社会真相，展示了作家真性情的散文，却一直保持着生命力，历久弥漫，被几代读者传育，所以到了21世纪，向年轻的读者介绍了20世纪的散文，还是会被感动，引起共鸣。

因为，这些散文的生命力，是建筑的一个“真”字上的，另外，它们在写作上所表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，也值得现在的读者借鉴。

关于20世纪的散文，已经有很多选本，我这个选本，也许有我个人的偏好，也许选得有些随意，但选入其中的文字，曾经感动过我，启发过我，相信不致使读者失望，这样规模的一个选本，当然不可能全面展现20世纪散文成就，这只能是沧海一粟，只能是大花园中的一个小角落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，但愿读者能管中窥豹，通过这个选本体会过去百年中国散文的博大和丰繁。

<<散文玉屑>>

书籍目录

序 赵丽宏 《北京大学月刊》发刊词 蔡元培 呵旁观者文 梁启超 社戏 鲁迅
 祖先崇拜 周作人 五峰游记 李大钊 追悼志摩 胡适 月蚀 郭沫若 落花生 许
 地山 登雁塔 叶圣陶 增订(伊索寓言) 林语堂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雷雨前
 茅盾 灯蛾埋葬之夜 郁达夫 忆当年,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! 曹靖华 秃的梧桐 苏雪林
 离别 郑振铎 辞缘缘堂 丰子恺 儿女 朱自清 灵魂的伤痕 庐隐 小橘灯 冰
 心 野草 夏衍 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曹聚仁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不死的青春 胡
 风 绿 沈从文 墓畔哀歌 石评梅 人彘 台静农 怀念萧珊 巴金 胡子的灾难
 历程 张友鸾 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冯至 论老年 施蛰存 在一个边境小站上 戴望舒
 山色 李广田 萩原大旭 李健吾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吴伯箫 忆眸子 陈白尘 囚
 绿记 陆蠡 哭一多 吴晗 鹰之歌 丽尼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 谷之夜
 师陀 尺八夜 卞之琳 鲁迅先生记 萧红 老王 杨绛 幽径悲剧 季羨林
 雨前 何其芳 散文三题 孙犁 荔枝蜜 杨朔 床虱 黄苗子 向日葵 冯亦代

.....

<<散文玉屑>>

章节摘录

来自清（1898～1948），原名朱自华，字佩弦。

江苏扬州人，原籍浙江绍兴。

主要作品有散文集《背影》、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你我》、《伦敦杂记》等，并有《来自清全集》出版。

儿女 朱自清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。想起圣陶喜欢用的“蜗牛背了壳”的比喻，便觉得不自在。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，“要剥层皮呢！”更有些悚然了。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，在胡适之先生的《藏晖室札记》里，见过一条，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；文中并引培根的话，“有妻子者，其命定矣。”当时确吃了一惊，仿佛梦醒一般；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，又有甚么可说？现在是一个媳妇，跟着来了五个孩子；两个肩头上，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，真不知怎样走才好。“命定”是不用说了；从孩子们那一面说，他们该怎样长大，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。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，做丈夫已是勉强，做父亲更是不成。自然，“子孙崇拜”，“儿童本位”的哲理或伦理，我也有些知道；既做着父亲，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力，知道是不行的。可惜这只是理论，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，在野蛮地对付着，和普通的父亲一样。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，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；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，始终不能辩解——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，我的心酸溜溜的。有一回，读了有岛武郎《与幼小者》的译文，对了那种伟大的，沉挚的态度，我竟流下泪来了。去年父亲来信，问起阿九，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；信上说，“我没有耽误你，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。”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；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？我不该忘记，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！人性许真是二元的，我是这样地矛盾；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。

萧红（1911～1942），女，原名张迺莹，黑龙江呼兰县人。

小说家、散文家。

散文集《商市街》、《桥》、《回忆鲁迅先生》和《萧红散文》；并有《萧红选集》出版。

鲁迅先生记 萧红 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，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，灰蓝色，有点从瓷釉自然堆起的纹痕，瓶口的两边，还有两个瓶耳，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。

我第一次看到这花的时候，我就问过：“这叫什么名字？屋中既不生火炉，也不冻死？”

第一次，走进鲁迅家里去，那是快近黄昏的时节，而且是个冬天，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，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，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，那烟纹的卷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。

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。

“这花，叫‘万年青’，永久这样！”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，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，那红的烟火，就越红了，好像一朵小花似的，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。

“这花不怕冻？”以后，我又问过，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了。

许先生说：“不怕的，最耐久！”

而且他还拿着瓶口给我摇着。

我还看到了那花瓶的底边是一些圆石子，以后，因为熟识了的缘故，我就自己动手看过一两次，又加上这花瓶是常常摆在客厅的黑色长桌上；又加上自己是来自寒带的北方，对于这在四季里都不凋零的植物，总带着一点惊奇。

而现在这“万年青”依旧活着，每次到许先生家去，看到那花，有时仍站在那黑色的长桌上，有时站在鲁迅先生照像的前面。

花瓶是换了，用一个玻璃瓶装着，看得到淡黄色的须根，站在瓶底。

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论着，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。

<<散文玉屑>>

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，该剪掉的剪掉，该洒水的洒水，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。有时候就检查着这“万年青”，有时候就谈着鲁迅先生，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，但那感觉，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。

汪曾祺（1920～1997），江苏高邮人。

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著有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、《晚饭花集》、《晚翠文选》、《蒲桥集》等。

故乡的食物 汪曾祺 炒米和焦屑 小时读《板桥家书》：“天寒冰冻时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”，觉得很亲切。

郑板桥是兴化人，我的家乡是高邮，风气相似。

这样的感情，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。

炒米是各地都有的。

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。

这是很便宜的食品。

孩子买了，咯咯地嚼着。

四川有“炒米糖开水”，车站码头都有得卖，那是泡着吃的。

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，不像我们那里。

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，像别处一样，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。

也有搓成圆球的，叫做“欢喜团”。

那也是作坊里做的。

但通常所说的炒米，是不加糖粘结的。

是“散装”的，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，是自己家里炒的。

说是自己家里炒，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。

炒炒米也要点手艺，并不是人人都会的。

入了冬，大概是过了冬至吧，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。

手执长柄的铁铲，大街小巷地走，这就是炒炒米的。

有时带一个助手，多半是个半大孩子，是帮他烧火的。

请到家里来，管一顿饭，给几个钱，炒一天。

或二斗，或半石，像我们家人口多，一次得炒一石糯米。

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，没有零零碎碎炒的。

过了这个季节，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。

一炒炒米，就让人觉得，快要过年了。

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，这个坛子就叫“炒米坛子”，不作别的用途，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，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。

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“柚子壳”。

柚子——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，从顶上开一个洞，把里面的瓢掏出来，再塞上米糠，风干，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。

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。

刘心武（1942～），四川成都人。

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，中篇小说《如意》，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，纪实作品《5.19长镜头》及散文、随笔多种。

《钟鼓楼》获茅盾文学奖。

人情似纸 刘心武 不要续上一个“薄”字。

不是那意思。

把许多复杂的事物归结为一个简单意思的时代已经过去。

但离开了简单的归结，许多人又不知如何面对复杂。

其实，从来都复杂。

<<散文玉屑>>

难道以前不复杂吗?也许,从前无论如何不如今天这般复杂。

但细想,从前也复杂。

提心吊胆地说真话那阵,说了那么多。

毋庸提心吊胆便可倾吐真话这阵,却什么也懒得说。

我曾到那间小屋子去看他。

其实根本不是一间小屋子。

只有门,没有窗,甚至没有透气孔,因此,人进去以后便必须把门敞着。

那是个储藏室。

空间极狭小。

气息极窒闷。

但我们交流得很畅快。

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想。

有的话还得压低嗓门。

眼波的流动中也有许多的情谊。

但现在他有了二十、三十倍大的空间,许多的门许多的窗,门紧闭着,窗半开着,“硬件”好,“软件”更棒,我却不去迈进那门槛。

他也不来请我迈进那门槛。

似乎也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。

只是不再有那么多的情感了。

淡了,薄了,甚至弥散了。

据说人情似纸的“纸”现在不是“秀才人情纸半张”的那“纸”,而是赵公元帅笔下的那“纸”,即通货。

由“官本位”向“金本位”转化,值得欢迎。

但我更渴望“人本位”、“情本位”。

社会的物质繁荣据说必须付出精神沦丧的代价。

又据说落伍者看来是精神沦丧,而先锋眼中却是可喜的精神瓦解,但先锋们犹未能指出旧精神瓦解后应运诞生的新精神究竟是什么,有的先锋中的先锋则说只需瓦解无需重构:“凤凰涅槃”是可笑的,凤凰只应焚毁,何必重生?我却仍愿抓住一点自认是永恒的东西,哪怕只有游丝般微弱。

那永恒的东西里就有人情,似纸的人情。

纸很薄,却可以写情书,写诗,写温情的句子,写必要的问候,当然还可以画画儿,可以折成一只小船,放到小溪里,任其顺细碎的波浪旋转着漂向远方。

转眼一年整了。

一年多以前正在美国。

记得到纽约的头一天,傍晚时分。

曼哈顿万家灯火中,也有了小小的一盏。

在简单而舒适的下榻处,桌上有小小的花瓶,小小的花束,还有小小的卡片,卡片上写着温暖的句子。

人情似卡片么?

我却自从去冬以后,再没给留下卡片的人寄去哪怕是一张薄薄的纸。

我总埋怨着别人的情在淡在薄在弥散,自己呢?从别人的眼中看我,该也吃了一惊吧,怎么会变成了这样?比以前冷,比以前硬,比以前懒,却比以前更会为自己辩解。

.....

<<散文玉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